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冯克力 主编

典藏本

拾壹

老照片



老照片

第
五
十
一
辑

姚府轶事 姚钟华

我的「译员生活」 白永达

革命故事宣讲队 高信

我的父亲敬远公 张敦诚

告别十一岁 杨眉

走向民间老照片馆 徐宗懋

怀念舞蹈大师戴爱莲 陶冶



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 录

姚钟华	姚府轶事·····	1
-----	-----------	---

姚氏代代相传的不光是精湛的医术，更有令人尊敬的职业操守和磊落狷介的人生态度……

白永达	我的“译员生活”·····	23
-----	---------------	----

田士琪	与归国侨生们在一起的日子·····	34
-----	-------------------	----

田贵阔	1957年：我的高考经历·····	38
-----	-------------------	----

高 信	革命故事宣讲队·····	44
-----	--------------	----

作者在“特殊”年代里被委以“特殊”任务，自然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

张敦诚	我的父亲敬远公·····	55
-----	--------------	----

王芝瑜	两张照片的思念·····	68
-----	--------------	----

陈开明	父亲的戎装照·····	71
-----	-------------	----

贾德义	我的父亲和丹顶鹤·····	75
-----	---------------	----

杨 眉	告别十一岁·····	80
-----	------------	----

朱新地	那时候·····	93
-----	----------	----

“民以食为天”是老祖宗传下的一句古话，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中长大的作者那代人，回首往事时，往往绕不开“吃”这一情结……

李 凡	匮乏年代的尾声·····	101
-----	--------------	-----

苏仲湘	老照片中的童年·····	109
-----	--------------	-----

往事依依，斯人不再。“老照片”中凝聚着作者对童年挚友的不尽思念……

王 洲	少年、青年和老年·····	112
-----	---------------	-----

白 兰	狮头冲里的一家人·····	115
孙永胜	我的三姐·····	123
徐宗懋	走向民间老照片馆·····	129
徐 明	遥望张伯英·····	146
陶 冶	怀念舞蹈大师戴爱莲·····	155
	她穿着宋庆龄送给她的花绸棉袄走了， 不再回来了。她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给了 国家。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杨瑞生	六十多年前的合影·····	166
谢介龙	五十年前的“剧照”·····	168
顾征南	1947年：普希金铜像揭幕典礼·····	170
冯克力	旧时家族的风采·····	172

封二 蒋介石与表演八佾舞的小朋友们合影（秦风）
中插 百年前的西湖景色（秦风）

出 版 人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技术编辑 张 涛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姚府轶事

姚钟华

你们姚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也很高。以医德著称的有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另是昆明的姚家。

——楚图南于198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

—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横扫全国，一夜之间，北京市所有中学的玻璃门窗全部被砸碎。以扫“四旧”为名的打、砸、抢、抄、抓，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刷在了长安街上。那时的昆明也几乎天天都有万人上街游行，我那时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不久，分配在云南省电影公司工作。因工作关系，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纪录片，也被那狂潮般的激情感染。心想，这就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一切都将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组。心中虽也曾有过疑惑，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也有看法，但又觉得，那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支流的态度问题，不敢胡思乱想。

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父亲，我们家主要的亲友们，都受到激烈的冲击，受审查，挨批斗，被抄家。甚至包括先辈们，仿佛顿时都成了罪人。一位“知情人”恩将仇报，带领红卫兵抄了我叔父姚贞白的家（当时他身为昆明市中医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他所

在医院贴出了《揭开姚氏祖传的黑幕》的长篇大字报。我看到一份油印传单，内容是说我们祖上历来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及走资派服务的，而现在的后台是我的姑父徐嘉瑞（时任云南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徐将父亲、叔父等黑帮安插在医界……在哭笑不得的无奈中，我也不时在想，我是什么人？父亲、亲友又是什么人？那曾经有几分使我引以为荣的祖辈们又都是什么人？

其实我对自己的家世是不在意的。小时候只听说我们家是“五代名医”，到了父亲，学的是西医，留日、留美。而到了我这一辈，包括其他堂兄弟姐妹，也有一半不学医了，我则是学了绘画。我们家也不重视这个传统，连家谱都找不到了。但在入团及每次政治运动的自我批判中，却又总要把自己的家庭批判一通，诸如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什么的。我刚上大学时，一位很“左”的老师总喜欢用讥讽的口吻当众对我说：你那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如何如何，让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时我很羡慕工农家庭出身的人。扫“四旧”那些日子，我恨不得我们家窗外是大海，我可以将家中那些带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印记的沙发什物之类通通推到海里去。然而，也正是“文革”，又逼着我去面对和正视父亲的历史、家族的历史。

“文革”的中期是两派的大武斗，双方荷枪实弹地血肉较量，我父亲这类“反动权威”无人顾及，待到了后期，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却又成了靶子。父亲年老体弱，常常让他在医院值夜班，他是“老失眠”，不吃安眠药不能入睡，但吃了药刚入睡，来个病人又把他叫起来，通宵无眠，待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凶横无理的工宣队早就候在那里，又是一阵拍桌子打板凳的审讯逼供，父亲昏昏沉沉地回答着几十年前往事的那些细节，却磕磕巴巴，有时前后矛盾。这又被认为是要花招，对抗运动，引来更大的冲击。我看他实在可怜，就让他对我“口述历史”，由我写出他的经历初稿，他修改审定成“标准答案”，再由他抄写上交。我就这么一次次地为他写交待材料、补充材料、自我批判的检查材料等等。使我对父亲及家族有了较具体深入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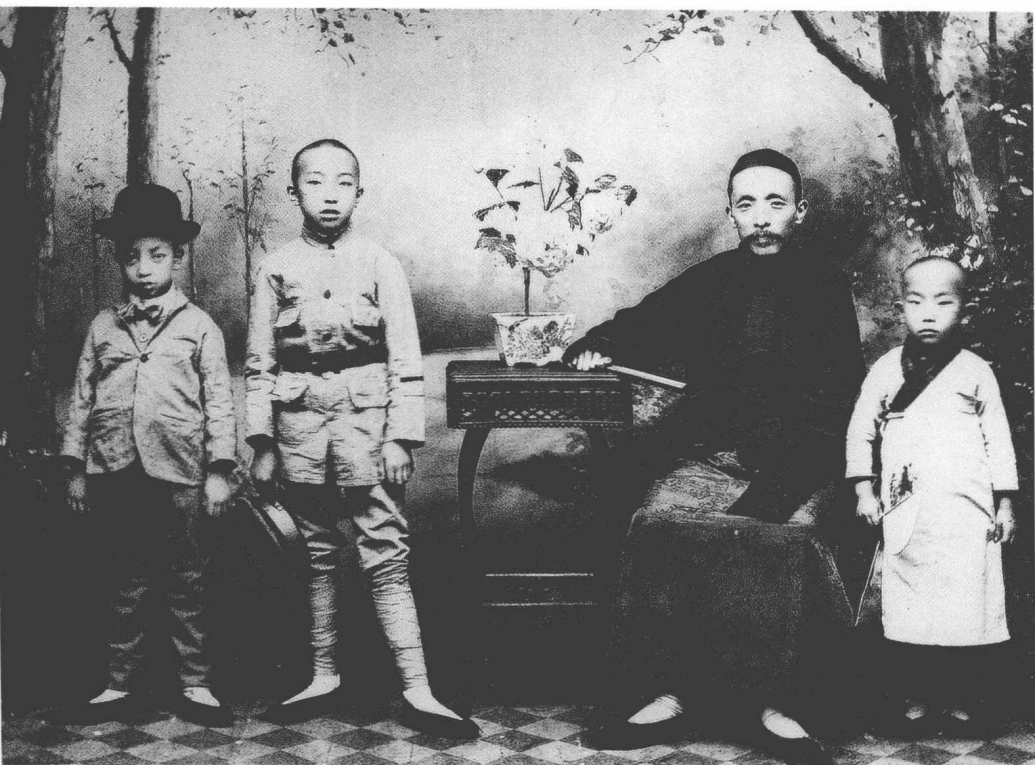


图1 姚静轩与三子蓬心(左一)、次子仲達(左二)、孙子毓庆(右)合影,约摄于1915年。

二

父亲姚蓬心(1910—1987)是位著名的消化系统专家,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即赴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深造。于昆明解放前夕回国,曾开过诊所,后任昆明医学院教授、附一院及附二院的内科主任等职。因留美,长得又洋气,谈吐幽默,举止洒脱,还拥有私人“豪宅”。他还喜欢摄影,有时给学生讲课,讲完了,看还有点时间,就对大家说:“走!



图2 姚蓬心幼时着女童装像,右为二哥仲逵,约摄于1913年。

走！走！我们出去照相去！”拍了之后，自己洗印放大分送给同学们，大家很高兴。但这种举动，在当时太少见，因而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党在争夺下一代”。虽然历次政治运动没被扣上什么帽子，先后也曾当过省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但一直是



图3 姚莲心少年时的留影。

受压制、受打击、被排挤的。所有的难事、苦事都推给他干。然而人们没料到的是，他曾是1928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

父亲十七岁时，姚家向王家提亲，我的外公王桢、伯外公王灿当时是颇有名气的旧式文人，擅长书法与诗词。外公曾参加科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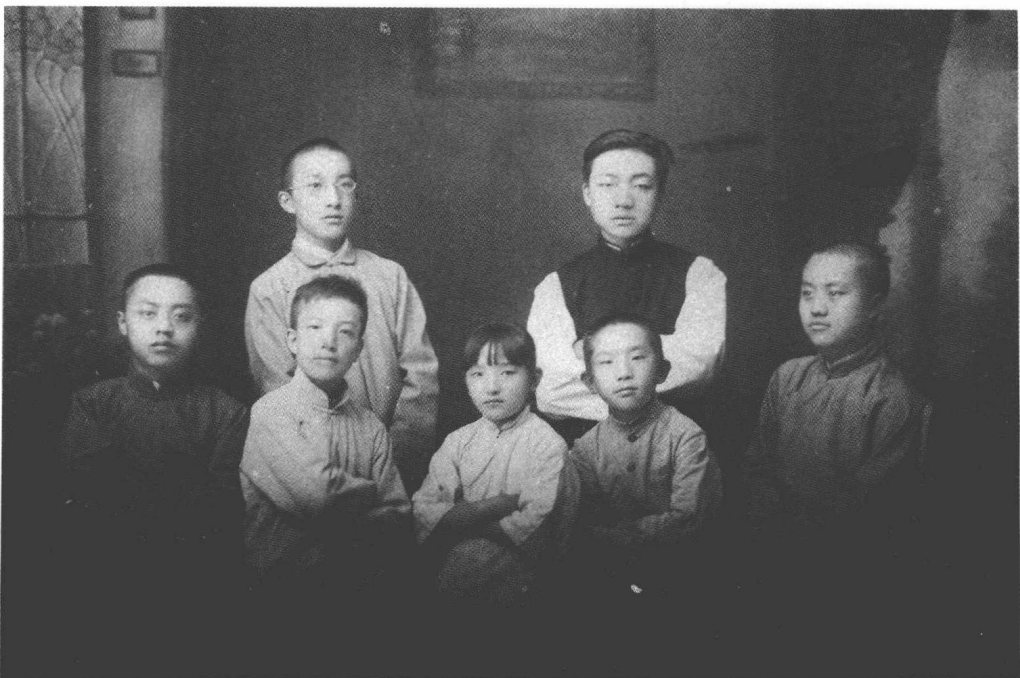


图4 姚蓬心(前左二)、姚仲達(后排左)与姚府学徒杨寅伯(前左一)、周世彦(前右一)等人合影。摄于1926年。

试，十六岁中举后，在京城会试被点为光绪年间的“内阁中书”，后任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云南省政府驻京代表等职。因政局动荡险恶，他终于退隐归家，后来皈依佛门，成了虚云大师的弟子，并自号“从西居士”。在当时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家。姚家提出：母亲过门后姚家将支持父母到日本留学。父母即与一批云南留学生先后到了日本。这些同伴中有许多人是倾向革命的，如艾思奇、黄洛峰、刘惠之、寸树声等人，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父母参加了“反日大同盟”。不久，父母即在刘惠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在东京银座等地的示威，后被日本警方逮捕，被驱逐出境，在写有“不得再次进入

帝国领土”等字样的驱逐令上签字。但不久父亲又潜回日本，又被抓住，差点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但最后是再次被驱逐回国。他们在上海过着很清苦的生活，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斗争。那时与黄鼎臣、潘汉年、廖承志等来往密切，父亲的顶头领导是组织部长刘锡五（“文革”前曾任中监委副书记）。父亲与廖的关系很好，廖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后，其母何香凝去找蒋介石要人，蒋不放，何即威胁道：“你不放人我就躺在你的办公桌上不起来！”蒋无奈，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让他出国留学去。廖只好暂去德国读书，是父亲一个人到轮船码头将廖送走的……那时中共党内正值“立三路线”统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父亲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到南京路先施公司楼上往下散传单，几次都差点被抓住。又到处组织暴动，一次让父亲到苏州一带组织暴动，但还没到那里即被叛徒出卖，那里的组织被破坏，很多人都被捕了。后组织上考虑他一脸书生相，又不会讲当地方言，太易暴露，就派他到沈阳南满医科大学读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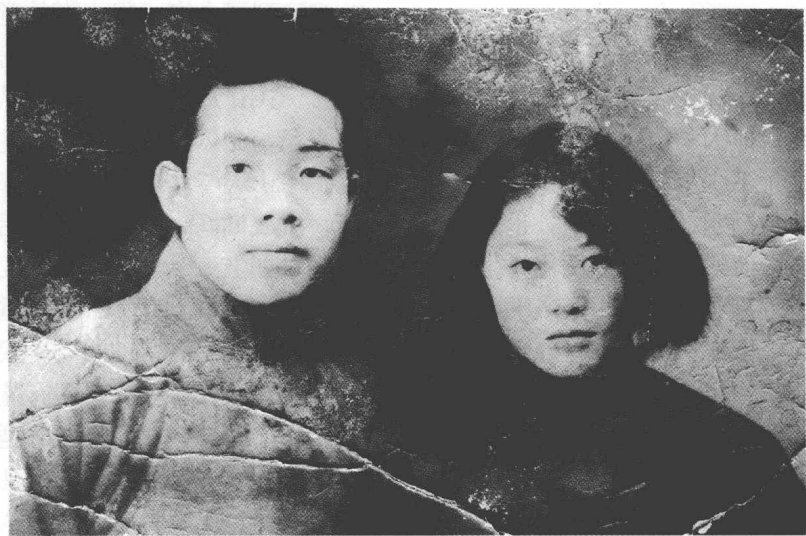


图5 姚济与姐姐惠芳合影，摄于1930年代。



图6 姚荫轩先生像,摄于1950年代。

此掩护地下工作。那是1931年,让他去找一个“绿野书店”接头,到了那里,党组织已遭到破坏,失去了联系。无奈,他只好暂时在学校读书,又碰上了九一八事变,父亲说,那天晚上日本关东军的炮兵阵地之一,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震耳欲聋的炮弹就从那里射向张学良奉军的大本营,奉军没有还击。第二天一早,满街都是逃难的难民,开往关内的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他是凭着日本人办的“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证,讲着日语,取道大连换乘轮船回到了上海。但上海的党

组织也遭破坏,他无法找到刘锡五。在上海住了些日子,觉得前途渺茫,无路可走,最后到了广州,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医学院。从此,他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后来虽与党内的许多人往来并做了不少工作,但组织关系再没有恢复。中山大学毕业后,父亲即回到昆明,曾任公职;也开过私人诊所。抗战期间,昆明成了大后方,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那时从沦陷区,如上海等地到延安,要经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然后经重庆,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许多人在昆明滞留期间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成了父亲的朋友,如画家蔡若虹、张谔等人,还有疏散到大后方的文化人、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如闻一多、沈从文、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及新中国剧社的高博、吴茵、袁文殊、周令钊、马思聪等。人们常来家中小聚,高兴时即席演奏,他们中有的是父亲的病人。在那陋巷小院中,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有一种特殊



相照汝新西泰樣雪鴻

图7 抱着儿子的姚芑堂,约摄于1912年。



图8 1930年7月,赴日留学的云南籍学生在日本房州海边合影。后排右二为艾思奇,右三为王慧媛,右五为张天放(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左二为黄洛峰(曾任国家文物局领导),前排右一为姚蓬心。

的文化氛围。

一次,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女主角熊伟突然嗓子嘶哑。但票已售出,不能更场,剧社派人风急火燎地来找父亲,他配制药物,让其喷喉,一日数次,不许她讲话。直到演出前,父亲到剧场让她开口试试,她一开口,竟嗓音如常,众皆惊喜。田汉先生曾为此作诗一首,并题写装裱相赠。诗云:晨鸡嘎哑不能歌,昂首东方可奈何。一唱雄鸡天下白,昆明争谢小华陀。

三

“文革”后，我读到由云南名士陈荣昌编纂并亲录赠我祖父的《昆明县志·艺术列传》（昆明县改市是1920年代初），录写的时间是1918年，也就是祖父逝世前一年。这份列传记述了我们祖上自清代乾隆末姚方奇以来五代名医之医德医术，生动具体，读来感人甚深。其中写道：“姚方奇字伟生，世居小西门外，为人诚笃孝友，乾隆末以武职从军西征得异人授以岐黄术……家虽贫怡然自乐，惟闭门课子，而子时安遂尽得其传，孙曾辈相继以医闻，皆承方奇之教泽也。”“道光癸巳地震后各乡瘟疫流行。（时安）日携药往治，全活甚众。惟不喜与冠盖者往来。总督程橘采病，召之不往，曰我布衣粗知医为里邻疗微疾耳，总督贵人何敢冒昧，程怒欲罪之，得县令孔某解免，于是隐居课子，著有《医易汇疗》数卷，因乱失其稿……”关于我的曾祖，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有张氏子，家贫母病危，时已四鼓，诈以总督命召之，往至半途，忽叩头曰：实因母病危急，恐夜深公不出，故诈言耳。文彬不责其诈，反嘉其孝。往诊，已不可治矣。次晨，亲送十金以殓，其厚德如此。”他经常送药济贫，并说“我籍医谋食，无冻馁足矣，有余当济人”，故“身后无余财”。这份县志，陈荣昌先生编纂出版后，又不断被续修，我见到的一种铅印版中，又补充了祖父姚长寿（字静仙）的材料，其中称他：“长寿承家学，通《灵素》、《难经》，精研《伤寒脉法》……凡诊一切危难症，应手辄愈……里人有谣曰‘入其门，病去半，服其方，病皆道’。”祖父先后为滇省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治愈顽疾，“咸优礼之”，锡曾榜其门曰“岐俞世绪”……其临证处方，又能神明变化，著有《水壶馆集》、《内难要旨》、《姚氏医案汇编》等千卷行世。他在医界，德高望众，集其大成，曾任“神州医学会会长”，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出殡时，自发参加者不绝于市，以致万人空巷。出殡队伍前边已过了大南城（近日楼），尾巴还没有出福寿



图9 1937年夏,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体育会第六届干事合影,前左一为姚蓬心。

巷家宅。《县志》记述了姚府五代名医的生平与医德、医术。这种家风世代相传,从清中期到民国年间,姚氏逐渐成为滇中渊源最深远,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医学世家之一。

四

其实我从小听长辈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县志》所记述的事,而是那些有趣的,甚至在民间流传的轶事。我的曾祖质斋先生从小到老,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姚”。这是因为我们祖辈学医都是自幼熟读古文及各种医学典籍;另一方面,则因他小小年纪就随大人在诊室中开方断脉。质斋从小聪颖异常,有“神童”之誉。当时昆明四乡

常来请他出诊，总是拉一头毛驴来，他年幼爬不上去，要大人将他抱在驴背上，由人牵着下乡为老百姓看病，事毕又用毛驴驮送他回家，于是“小姚”医生之名远播。这一称呼竟延续了几十年，直至他去世。1957年暑假，我在美院附中读书回家度假，到观音寺写生，有两位七八十岁的老妇见我作画，好奇地问我姓什么，家住何处，我一一答之，老妇们笑着说：“啊！是小西门小姚家的人了。”某年，云南巡抚的小姐有疾，请质斋先生为其诊治。进得闺房，小姐卧于床上不露面，只从蚊帐中伸出玉腕让其诊脉，少许，质斋起身向巡抚称贺，说恭喜大人，小姐有喜了！巡抚大惊失色，缘小姐尚未婚配，喜从何来？后来巡抚送重礼到家里，让质斋不可外传。后来我看电视剧《大宅门》，其中有相似情节，但我家没有遭遇白家所受的迫害。

我的二爷爷长治先生与祖父同父异母，因幼年丧父，是祖父将他抚养大并授以岐黄之术，所谓“长兄如父”也。我儿时他住在翠湖边（老昆明称“海子边”），我随父亲去看望他，见他穿着中式衫褂，像鲁迅先生一样蓄着胡子。院子里种着竹木花草，像一位隐士。听父亲说，他医术很高，民国初年就很出名。一日天色已晚，院中闪进一人，形貌魁梧不凡，求他诊脉，诊毕开方时，问及姓名，那人说：“讲出来怕惊吓了先生，我就是官兵通缉的大土匪头目金某！”二爷爷还是吓了一跳。不久，据说这个土匪头子被抓住了，并被斩首。父亲说那时他还小，也挤着去看热闹，城门楼上，挂着金某满脸血污的一颗很大的头颅！

民国初年，时常有兵匪之患。某年，有兵匪沿街抢劫，无一幸免。兵匪打门，家人惊恐来告，二爷爷却亲自去开门，笑盈盈地拱手道：“各位长官辛苦了！请进，请进！”遂大呼佣人倒茶做饭，将悬于大梁上的陈年火腿、腊肉等取下，炒菜、煮汤，亲自为这些兵匪递烟敬酒。兵匪们被这突然到来的盛情招待惊住了，竟然不好意思再行抢劫。待他们酒足饭饱，称谢而去，二爷爷又亲自到门口拱手相送。二爷爷的智勇，使家庭免遭一劫。